

燕赵风云起

——贺河北农信二代核心系统上线

◎刘攀峰

冬夜不晓星光，
三九寒风吹冰霜，
五万健儿齐上阵，
系统升级奋战忙，
三年磨砺功成日，
神兵出鞘展锋芒，
燕赵大地风云起，
我不称雄谁敢当。

农商银行颂

◎袁志平 曾莉

你用雪亮的眼睛给信贷把关
你用忠诚的信誉把百姓聚拢
你就是老百姓的路
你就是老百姓的桥
是你把万家的富裕写起
把老百姓的愁颜吹散
让信合欢笑洒满大地
你用温暖的双手把太阳托起
你用真诚的服务把微笑送出
让老百姓的日子红红火火
农商银行
为了农村繁荣，勇往直前
为了辉煌明天，奋起腾飞

腊八节

◎马琳

五谷相约在一口沸腾的锅里
坚果去掉了硬皮也来凑热闹
锅里煮着喜庆祥和
你一碗，我一碗
有一种温馨的甜在心中悸动
火舌炙烤出来的是思念
严寒中的暖流飘荡在空气里
期盼亲人回家过年
腊月初八，熬粥泡蒜
年终岁尾，别留遗憾
过了腊八，就要过年
年年岁岁，苦中有甜

舌尖上的年味儿

◎高光锋

年轮是树木每年成长的痕迹，岁月是人们每天匆忙的步伐。忙了一年，回家过年，走亲访友，除了聊天之外，就是吃。舌尖的功用在于年前后被我们表现得淋漓尽致，品尝各种美味佳肴，以舌尖的行为，寄寓生命、血缘的延续，家人共享美满和团圆。

记得在全民凭“票”的日子，每到年关，爹总是要托人弄上几十斤肉票，自己留几斤，其余的留给亲朋邻里，然后再买上几挂土炮，给哥哥、妹妹和我每人添置一身新衣裳，这便是全家人的全部年货了。

到了腊月二十八，天刚蒙蒙亮，娘就起来了，把准备好的小米面、玉米面、白面、粟米面分别搅拌均匀，放在炕头上，用棉被捂上，接着就开始做早饭，早饭做熟了，面也就基本发好了。吃过早饭后，娘开始唱起了“锅碗瓢盆交响曲”。在炕上依次罗列，摆上几个小瓦盆，里面有豆馅儿、白菜肉馅儿、马荠菜肉馅儿，还有南瓜馅儿。

手脚麻利的娘不到半响的功夫就把这些作品相继精雕细作出来了。小米面、玉米面、白面，黄的、白的、红枣也夹杂在一起，一个个枣花如一只只小兔子静坐在那里，一个个“团子”上面的褶子匀称得当，虽算不上千姿百态，也称得上琳琅满目。

随着风箱的欢唱，一笼笼的美味在水蒸气的笼罩下相继出锅了，香喷喷的诱人香味让人垂涎欲滴。从娘手里接过烫手的“舌尖美味”，咬上一口，顿觉一股香气直入心脾。娘在一旁笑着说：“慢着，别烫着，管你们够。”“团子”里透着香甜，弥漫着无比的幸福。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时过境迁，家乡的变化日新月异，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过年的感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过年其实过的就是团圆快乐，过的就是乡土民情，过的就是喜庆亲情。如今吃喝穿戴已不再是幸福的主要内涵，可过年的滋味儿并不因此而显得寡淡。

在每个家庭、每个家族，亲情主要凝聚在老人身上。现在的年与儿时的年已经大不一样了。如今，我娘每年仍是保留着蒸年糕的习惯，给全家人美餐，令我们这些儿女的感动。娘告诉我们：“每年这些‘舌尖上的美味’在大家吃好的同时，祈盼全家平平安安、快乐幸福，年年和美团圆！”

年画与鞭炮

◎解黎明

春节期间贴年画、放鞭炮，人们以此增添节日的氛围，表达对新生活的憧憬。

年画源于民间贴门神的习俗。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一日，绘二神贴门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唐代，据《三教搜神大全》称：“户神，唐秦叔宝、胡敬德二将军也。”唐贞观四年，太宗李世民因伤风感冒卧御榻，连日发烧，夜间也高烧不退致使神志昏迷。他产生幻觉，怀疑鬼怪缠身，认为寝宫外有神哭鬼吟。实际上，是寝宫四周的松涛和垂柳在夜风中的尖啸声，弄得大唐天子日夜难眠。翌日早朝时，文武百官纷纷前来探望、请安，太宗急切询问：“近来鬼怪常常潜入寝宫纠缠朕躬，使朕彻夜不得安睡。众位爱卿，谁有高招能为朕驱鬼却邪？”话音刚落，两位武将应声向前，异口同声地说：“末将愿守卫在寝宫门外，驱鬼却邪，以报效君王！”

太宗一看是秦琼和敬德，龙颜大悦：“大唐自有忠良将。”傍晚，秦琼和敬德身穿盔甲、手执兵器，分别站立在寝宫大门两侧守卫。也许是精神作用吧，这一夜，神哭鬼叫的声音，再也没有传到皇帝的耳中，皇帝因此安安稳稳地睡了一个好觉。

秦琼与敬德在寝宫门外连续站岗十天十夜，大唐皇帝睡得十分安舒，感冒也不药而愈，李世民对秦琼、敬德非常感激。为了消除宫廷闹鬼的后患，太宗命翰林院画师将两位武将的像画在白绢上，然后把画像钉在宫门左右，以镇鬼神。朝中文武百官纷纷仿效这

一驱鬼避邪的举措，也将秦琼、敬德的像钉在府邸大门的左右。不久，此事在民间不胫而走，老百姓觉得用白绢布太昂贵，就在纸上将两位名将威武、勇猛的形象描画后，将其贴在大门两侧驱邪驱鬼。

每年春节来临，城乡的大小街市上出售秦琼、敬德画像的习俗便流传下来，这就是现在的门神。

北宋时，出版木板印刷的年画贴于门户，称为“纸画”，现存最早的本刻年画是宋版《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画着王昭君、赵飞燕、班姬、绿珠，类似于现今“美人头”年画。近代，上海郑曼陀把月历与年画合二为一，制成月历牌年画和挂历年画，题材远远超出了“人物”一项，包括迎春接福、风调雨顺以及风景、花卉、动物、建筑等，一派喜庆祥和的太平世界图景。门神与门画相联，从门画到年画，再到年历画，从门户到殿堂，说明年画自形式、内容到作用始终在发展变化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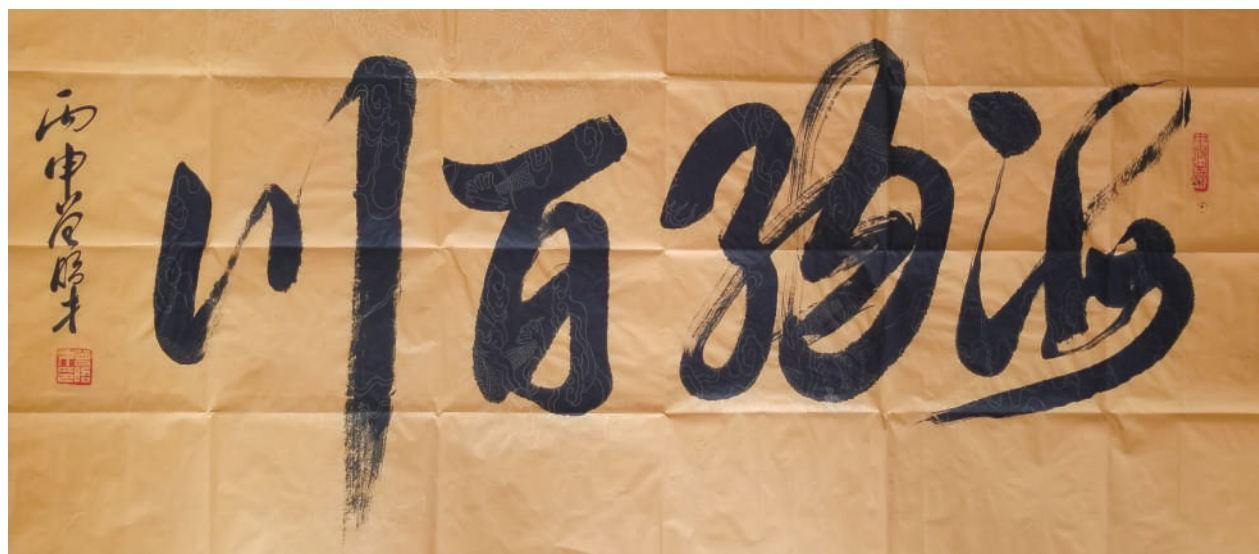
燃放鞭炮，现时与本义大相径庭。春节俗称“过年”，据古书记载，“年”，唐虞叫“载”，表示万象更新。夏代叫“岁”，指新年即至，新春之来。商代叫“祀”，总为四时已尽，该入史册。周代才正式叫“年”。“年”的概念来自农桑，辞书释为：“年，谷熟也。”以谷熟为一年。“年”字原是“稔”字初文，是谷熟丰稔的意思，《谷梁传·宣公十六年》中说：“五谷皆熟为有年。”所谓“有年”就是好收成。甲骨文“年”字是果实丰收的形象，金文中的“年”字表示谷穗成熟。禾谷一年一熟，引申开来，就把“年”作为岁名。可见，“年”原是预祝丰收喜庆

的日子。祖居台湾省的高山族同胞，把粟的收获当做“年”，从这次收获粟到下次收获粟为一年。在牧区，“年”又与牧草的生长联系在一起，因为草原上的牧草“一岁一枯荣”。渔猎民族的“年”则与捕猎对象的活动规律有关。“年”的最初本义，反映了人类生产劳动的周期规律。

相传在太古时候，有种长着血盆大口的凶恶怪兽叫“年”，每隔365天，“年”就出来伤害人畜、毁坏田园，到那天入夜，人们熄灯灭火，躲灾避难。一次，怪兽来到一户人家，恰巧这家人燃烧一堆竹子取暖，先是小孩子不小心，将瓦盆碰落在地，“当啷”声把怪兽吓了一大跳，紧接着燃烧的竹子又“噼噼啪啪”地爆响，“年”被吓得掉头逃窜。于是，人们敲锣打鼓和燃放爆竹来驱邪消灾，谓之“过年”。到公元1300年左右，人们发明了火药，用纸造的筒子代替竹，并用麻茎把爆竹编成串，称为“编炮”，因其声音脆如鞭炮，也叫“鞭炮”。除夕、春节必有这鞭炮鸣响，潘荣升在《帝京岁时记胜》中描述，往往“爆竹声如击浪叠雷，遍于朝野，彻夜无停”。

爆竹爆来爆去，内涵渐次扩展。南宋时，燃放爆竹已不只是驱逐“小鬼”，老百姓用爆竹“接财神”“迎灶王”，作为“暴发”的象征。燃放鞭炮从单纯的逢年过节中走出来，进入红白喜事等，过年远不止以放鞭炮为喜庆，放鞭炮也远不限于年节之专用。

新元肇始，喜庆祥和，人们不必再祈望以鞭炮声驱邪避灾了，爆竹从谬误的传说而生，鞭炮也成为许多国家博物馆里的陈列品。



曾昭才/书法

故乡的冬天

◎孙国栋

我的故乡在河北崇礼，我想说的故乡的冬天，不是作为2022年冬奥会比赛场地那彩旗招展、雪橇穿梭、缆车纵横的冬天，而是我的记忆中，故乡那美丽、静谧、欢乐、劲烈和温馨的冬天。

故乡的冬天是美丽的。清晨的阳光缓缓洒进山坳，驱走禁锢了一宿的寒意，微风伴着喜鹊的歌唱，把白杨树那颤动的枝头轻轻摇动。农家的小狗互相追逐打闹，把地上的积雪踩了又踩，留下朵朵足迹。牛羊开始此起彼伏地啼叫，催促主人早些遛上它们的早餐。

故乡的母亲河——清水河早已冰冻三尺，洁白细长的河面，像一条绵延的玉带，懒懒地卧在那里，任凭阳光如何照耀，它只是反射出刺眼的银光脚以回应。河面上为数不多、形状各异的冰窟窿，冒出袅袅白气。倘若靠近它们，就会听到冰窟窿里面的河水涓涓流淌的清脆声音，交相呼应，仿佛置身于悠扬的交响乐中，让人在这隆冬季节感受到一丝初春的氛围。往冰窟窿里面望去，还会看到清澈的河水，翻滚着小小的浪花，轻轻洗刷着大大小小的冰柱，却又像赶赴重要的约会似的，急匆匆地向前方流去。

山坡上的农田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只有梯田的褐色田埂裸露在外，远远看去，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像生日宴会上奶油横溢的巨型蛋糕塔，让人不由得想伸出手指蘸上一口，先品为快。就是这看似没有生机的农田里，经常会看到出来觅食的野兔，皮毛与环境融为一体，埋头觅食时看似萌憨，实则异常警觉。

故乡的冬天是静谧的。置身山林深处，踏在积雪上的咯吱声颇有节奏，然而停下脚步，能听到的便只是自己的喘息。要想静静感受这份静谧，便要躺在雪丛里，待呼吸平缓，此

时算得上人生中最静的时候——听不到小鸟叽喳，听不到野兔婆娑，亦听不到枯叶哗啦，能听到的，大约只有自己体内的血液汩汩。打破这静谧的，常常是冻裂的树干发出的清脆的嘎巴声，继而是树枝上被震落的积雪的簌簌声。

夜幕降临，深蓝的天空上，星斗闪烁，弯月婀娜。斑驳的大地上，灯光点缀，房屋依稀。隐隐的远山上，轮廓恍惚，峰形孤寂。村里的道路早无人行，偶尔三五声狗吠，算是打破沉寂的最高规格的仪式。冷气刺面，深寒侵骨，瑟瑟之余，叫人不得不告别这寂静的深夜。

故乡的冬天是欢乐的。河面冻住以后，便成了孩子们的天然溜冰场。溜冰用的冰车、冰刀，全部是自制的。冰车追逐，冰刀穿梭，哥哥拉着弟弟，姐姐保护妹妹，笑声连连，叫喊起伏，冷风吹红了脸蛋儿和双手也不嫌冷，水浸湿了棉鞋也不怕冻，满身大汗，气喘吁吁也不觉得累。有胆子大的，还要利用惯性体验一把飞跃冰窟窿的刺激，当然，这种“极限运动”是被家长们深恶痛绝的。

“熊”孩子们在冬天做的“捣蛋”事儿有很多，其中一项就是夜晚捉麻雀。麻雀在冬天都住进燕子巢后留下的鸟巢。孩子们白天“踩好点儿”，晚上悄悄爬上住着麻雀的屋檐，打开手机筒，照进鸟巢，由于麻雀属于“夜盲”动物，突然看到光亮，便惊慌失措，失去防备能力，于是整巢被擒。

麻雀被捉后便绝食，养不过3天，所以，孩子们通常都会在每只麻雀的脚踝系一根红绳，第二天天亮就放生，大约是期待有朝一日看到系着红绳的麻雀，能认出它曾是自己的“俘虏”。

故乡的冬天是劲烈的。狂风呼啸着横扫大地，连枯树叶都不见踪影，大树无奈地弯腰又艰难地直起，再弯下，再直起，地表没有任何动物，

即便是动物的足迹，都被狂风卷起的积雪抹平了。躲在屋里的人们只听得呜呜作响的风声，和狂风撞击门窗的声音，就像被激怒了的魑魅魍魉迫不及待地破门而入似的。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敢出门，更不要说去看看冰窟窿是不是还冒着白气。但是大家猜测，冰窟窿不但冒白气，狂风掠过时必然发出不再悠扬而是劲烈的狂想曲。

故乡的冬天是温馨的。不管室外多么劲烈，家里永远洋溢着温馨。干柴烧沸了大灶上的铁锅，水蒸气按捺不住地从锅盖的缝隙里喷涌出来，充斥着整个屋子，温暖、湿润、滋润肺腑。锅里可能是父亲用斧劈的早已炖得烂熟的大骨头，可能是母亲起大早捏好的夜窝窝窝和野生黑蘑菇卤子，也可能是邻家刚杀的山羊的大块羊肉。揭开锅盖的瞬间，水蒸气形成“蘑菇云”，瞬间把屋子变成仙境般云雾缭绕。云雾散去，美食上桌，家人团坐，温酒小酌，任他屋外狂风劲烈、大雪纷飞，只有温馨在心头。

我记忆中最温馨的地方莫过于姥姥家。那时姥姥还在世，厚厚的棉布帘里面总是火红的炉子及其上面的煎药壶冒出的浓郁中药味儿。夜里躺在温暖的火炕上面，吃着海棠果，还有夏天晒的苹果干、杏干，喝着浓浓的红糖水，听姥姥讲着她所经历的真实往事，有生活，有战乱，有喜悦，有悲伤，声情并茂，常常引人入胜。

无论何时，身在何处，在我的记忆里，故乡的冬天永远是美丽、静谧、欢乐、劲烈和温馨的，因为远山永远高耸巍峨，即便白雪皑皑；星月永远闪烁婀娜，即便寒意刺骨；山林永远傲雪挺拔，即便狂风折腰；母亲河永远流淌不息，即便冰冻三尺；乡亲永远真诚热情，即便久未相聚；亲人永远日夜牵挂，期望岁月安好。



雪后天行 申亚伟/摄影

人物素描(诗选)

◎张秀玲

母亲

可是，妈妈
此刻，我除了想你
还是想你

想你站在风中
一遍遍喊我回家
想你弯着身子
抱着青和黄穿过季节
想你攥紧流血的手指

目光里依旧有天空的蓝
想你对着门前的柳树
数着春天到来的日子

而现在，你的身子
就像一根拐杖
每走一步
我都害怕
把大地戳疼

他们的笑声飞起来

铃声响起的时候
他怀里正抱着一摞砖
向台阶上面走
他喊住迎面而来的另一个人
帮他接通了手机

没事、挺好、不累
等开支了就把钱捐回去
给孩子买书包
给妈买药
给你买条裤子穿

他说这话的时候

脸上一直在笑
一块砖掉下来
砸在了脚上
他的身体晃了一下
撇撇嘴还在笑
那个替他拿手机的人
学着他的声音说
媳妇买条裤子啊，越短越好

他们的笑声飞起来
像树上的叶子哗哗响
路边的喇叭花
也吹落了一地斑驳的光影

行路人

那些背着行李匆匆行走的人
几乎把日子挤破
每次相遇
我都会侧过身子

这一次，他也侧过身子
我多次示意
他贴着风的边缘走过来
破旧的大衣裹紧晚年
那几个又大又鼓的袋子里
把他的身子压到尘埃里
有个袋子的拉链开了
里面的芭比娃娃伸出双手

像是等待着拥抱
我帮他整理好

他居然给我深鞠一躬
他说
第一次有人给他让路
第一次有人弯下腰帮他

走远的时候
我才发现
把他的腿有点跛
身影高一下低一下
大地像在颤抖

小雪

年根儿，小雪终于回来了
从初一一开始，她就牵着小雪的手
一家一户去拜年

每天，她都抹粉、描唇、画眉，还弄个黑眼圈
每天，她都换身新衣服
每天，她都说着城里的好
每天，她都狠狠地抽打身上的尘土

本来可以过完十五再走的
她初十就走了
只有风知道其中的真相

小雪的手也和奶奶牵在一起
奶奶眼神儿不好
经常走着走着，她们就倒下去
拽着坚硬的时光，她们爬起来
小雪咬着嘴唇，看天
奶奶咬着残缺的牙齿，看地

守望者

一只手杖，确切地说
是一根木棒
支撑一个背影
整座大山
失去尊严
他的白发兑换时光

手杖敲打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
发出的声音

与咳嗽声合在一起
路边的花朵
也咳出血来

每天，他都要来这里
眺望远方的亲人
风，抖了又抖
夕阳的芒刺
从石头里穿过